

鳳凰嶺

紅雪作

版出社活生與南藝中

國立北京圖書館藏

民國三十二年二月

短篇小說集

鳳凰嶺

紅雪 作 與 結 後

北京藝術生活社內後



3 0528 2680 1

北京藝術生活出版社

京 356

出版者的話

我們用自己的力量，相互的熱情來出版書。

我們不談建設，也不抱過大的希望。但，我們倒願意做一個衝鋒的小卒，一個拓荒者，來爲作者及讀者的寫與讀而努力。

我們還沒有估計到本書的價值問題，因爲那要待時間去証實的。

我們切望同道者的援助以及任何人的教正。

袁
獻
星

857.61
858.2

目錄

鳳凰嶺.....	一
丟失.....	一六
在虎頭山側.....	二七
清明節.....	四三
飛.....	五四
旋風.....	七九
後記.....	九三

獻辭

一場風，一場雨。

我打着滾子，翻着筋斗，眼花亂了。

看到幾顆星子，聽見幾朵浪花，牽起我自己的衣襟却飛不動？

遠處一塊山，近處一塊水，引出了我不不少的憂鬱。說是明日的天空里

塗去了一顆蔚藍？
記憶是隻蓮蓬，藏着嫩白的果兒（？）

嗎？我說不是。（）
我一支故事掉在一支夢裏，都泣訴着這是個可怕的預兆，（你說是

是誰招着手？（我知道，靜動着我的耳膜，震盪了我臉旁的空氣，

她是聰明的，會說話，獻動着我的耳膜，震盪了我臉旁的空氣，

究竟是怎麼回事？（我）
默默地——獻。

飛。

一場風，又一場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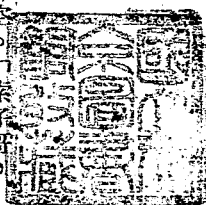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別人都嚇壞了（？）。

——『……』——

一九四二，七，七。

鳳凰嶺

「鳳凰不落無寶之地」



1

「喂！喂！」小鳳姑把兩隻眼睜的像兩個大的天空。「索子哥，索子哥，吳三爹的小吳三兒剛才告訴我說，今天鳳凰嶺又來了一隻鳳凰，大着呢，比從前來那隻大上……大上什麼？大上好幾個吧，好看極了，金腦袋上頂着一朵大牡丹花，頸子像下過雨出的虹，紅，黃，藍，白，綠，紫……一條條的，身子像大公鷄，不，不，比三爹那大公鷄大的多，咱這屋子，咱這屋子也不成，好着哪，我不會說，還有尾巴，頂好看就是尾巴，比虎頭山的滿山芙蓉花好看的多，噯呀，我沒看見過，我沒看見過，今天咱們說什麼也得去看，不成，鳳凰嶺得改改名字，叫好看的，大的鳳凰嶺，不行不行，這樣不行，咱們得先去看看，走，走……」小鳳姑揉揉眼睛，從炕上，很快的像隻小豬

鳳凰嶺

鳳

嶺 鳳

「怎麼？」

「你自個兒回過頭來看看屁股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「怎麼？我看見。」小鳳姑呶起小嘴譏兒。

「用手摸摸，哈！哈！」

「……」小鳳姑用手一摸臉紅了，原來褲子的屁股上有一個半尺來長的大三尖兒口子。

小鳳姑捂着屁股又去找褲子。

索子的笑聲把餘音輕快的送進屋中每一個角隙裏，甚至屋外。

三、

結果，小鳳姑又照舊把原來那條弄滿了黃土的褲子穿上。但，她也並不感到難過。她拉着他的手，他覺得挺有意思，也不問怎麼回事兒，彷彿她真是好心的，永遠不會領着他到壞地方去。

太陽是新的，是剛在海裏洗過臉，把昨天一天所颳的塵土都弄掉了，似乎覺得很可惜，可是他又想到今天還得黏上一層，然而他挺喜歡，因為現在是輕快的多，漂亮的，光線像金索鍊子繞着了山的腦袋，樹的頸子，瀑布的腰肢，炊烟的大腿。

小鳳姑拉着索子的手，他們眼前煥發着一幅美麗的偉大的畫面。出了院子，走出了南村頭，鳳凰嶺在虎頭山的背後，離南村頭也要好幾里地，他們得先穿過一片大松林，裏面永遠見不到陽光，所以是涼爽的，像個大的山洞，地下鋪滿着陳的松塔兒，松子，鳥糞和松枝，然而，這些都是清香的，像在關帝廟的大殿裏，對，大蓋紅姑洞裏就是這樣。

他們更有精神，在這馨香氣氛中，很快便會走進他們的圖畫裏。

四、

出了松林，展開一片蔚藍的天空，雖然天邊也有幾朵雲，但，那雲像牡丹花鑲在那里，他們跳着，笑着，像一對小貓兒，在這廣大的天地裏，本來沒有他們的名字，因為他們是小的，純潔的，像小葉子被壓在大葉子下面。

從這裏有一條路，一直可以通過虎頭山，但是到不了鳳凰嶺。現在他們走在一個小石板橋上面。小鳳姑一低頭，突然看見一群魚從花

嶺

鳳 凰

石子游過，她覺得很好玩兒，於是獨自個兒跑下了橋，站在一塊淺水裏的石頭上，索子在橋上一動也不動，像根石頭柱子，他覺得走道兒的時候不應當去玩兒，可是，小鳳姑在那裏向他招手，他就默默的走下橋去。

他們覺得好玩兒就要玩兒，小鳳姑一定要自個兒捉幾條魚回家叫媽媽給煮着吃，她說自個兒弄來的吃着香極啦，到是索子也肯幫忙。兩個人搬石塊兒在水裏排成一長行，中間留一個小的口子，用手在那裏等着，他們驚喜的，像在地下正挖着一缸大金元寶，可是兩條魚竟會從索子的手指縫裏跑了，小鳳姑很生氣的說：

「你到留點神哪……」剛說完，又從他手邊上跑了一條。

「笨雞……」她真生氣了，可是，她剛說完又從她手邊上跑了兩條，索子看着她，她臉紅了。

正這當兒，一條大的魚衝在她手上，她趕緊去捏，捏住了，她的心急急的跳着，血沸騰着，像那缸金元寶已經到手，然而，一要拿出水面的時候，魚一跳動，一滑，又跑掉了，於是她急得用力喘氣，氣

嶺 鳳

的把石塊一塊塊的都仍在一邊，嘴裏囁嚅着：

「他媽的，弄這個?!」

「走。」兩個人站起來走了。

五、

他們上了虎頭山，虎頭山上生滿了梨樹，杏樹，桃樹，松樹，榆樹，李子樹，柳樹……像披了青的虎皮。

他們踏着青虎皮，往鳳凰嶺走，這是兩個小旅客。

要看美麗的鳳凰，走起路來正有勇氣，正有力量，正快活，那裏該是多麼值得憧憬的一幅圖畫呀！於是小鳳姑跳着唱：

「小耗子兒，上油台，偷油兒吃，下不來，呼兒呼兒叫奶奶。」

「呼兒呼兒叫奶奶，呼兒呼兒叫奶奶。」索子搖着頭，學着小耗子神氣。重覆的唱了兩遍。

他們唱了，恰巧走在一片沒有菓子樹的地方，索子突然想起來了似的說：

鳳 凰 嶺

「啊，我們去到『寶水池』，『寶水池』……」他高興的喊起來，「那裏有我們倆永遠喝不淨的水，在這道上我們還會怕渴着，真的，不認識道兒跟我走。」索子裝出了大人的口氣，擺起了大人的架子，到是真像，然兒小鳳姑說：

「誰還不知道。」

「知道還不快走。」索子得意了。

「走，你知道沒有在這個山坡上嗎？我們得下這山坡，再上那山坡，那麼遠，半天兒的工夫走不到。」小鳳姑說。

「那算麼？」

「走不到也就累死啦。」她失望的說。

「那麼咱們往回走去找菓子吃，」他從失望中又尋到了希望似的說：「菓子好吃極啦，真甜，真香，我整天守着也吃不餓，真的，還有五棵樹的大西瓜……」

「啊？」小鳳姑驚奇的說：「我們好容易走到這兒，再往回走？往回走我可不能幹。」

「那麼，」索子又失望了。「走過來的好吃的是不能吃啦，咱們就等着在這裏渴死了吧。」

「……」小鳳姑沈默了一會。「我們還是去『寶水池』……」
她決定的說。

「……」索子沒言語，他倆默默的走着。
太陽已經失去了美麗的紅暈，變成一個白的臉兒。

六、

這裏沒有樹；陽光像火針般的射透了石塊，土地，滾熱的在他們脚下滑着，他們在這山坡，是爲的上那山坡去到爽暢的地方，他們覺得身子枯乾，需要清涼的水，安靜下一顆焦急跳躍的心。

是的，這兩個孩子走的疲乏了，但是，還得走，眼前晃動着的是希望的畫幅，他們要走進去，更盡情去歡樂。

這樣，他們要多走出一半的路。

「我走不動了。」小鳳姑失望的說。

「就要到了。你不看見那白的，就是，你聽，不是有水花花的流……」
 索子扶着小鳳姑，用手指着，側耳聽着，是的，就要到了。
 他們又高起興來往前走。

七、

他們終於走到了。

這裏有樹，有花，有草，泉水像銀帶子般從山上流下來，流進一個方的比八仙桌小一點的石頭池子裏，這池子是整齊，是白色的，像什麼仙人遺忘在這裏的。裏面永遠滾着潔白的水花，清涼的。水沒有流滿了那一天，多麼乾渴的旅人也喝不淨裏面的水，多少人也喝不淨裏面的水，勝過沙漠中的水草田，是滋潤人們生命的泉源。回覆起疲乏的身軀，有爽快的風兒，樹陰兒。坐在上面像回到家鄉般的石塊：「寶水池」，誰不希望着飲一口「寶水池」裏的清涼的水？
 他倆把臉扔在池裏喝，喝，喝得快活了，把頭抬起來笑，他們小的枯乾的生命復活了。

風 嶺

「喝飽了嗎？我們還要趕快走。」小鳳姑摸摸辮子，笑着，滿足的說。

「再呆一會。」

「不。」

「不，呆會兒我們便再找不到這樣的地方。」索子聰明的說。

「好。」她說：「那麼我再喝一口。」說着她又將臉仍進水池裏。

太陽在遠山上灑上一層金粉，像要把大地變成一個金塊，然而，這裏面透出來的是乾枯，煩燥。

天邊鑲着雲朵，到顯着很曠亮。

八、

他們拾起沒有休息妥的身體又開始往鳳凰嶺去了，又踏過了硬石塊，土塊。走過獨木橋，穿過密松林……。更從別人沒走過的地方踏出一條路子，這路子上的荊棘弄成殘缺的身體，野花草兒閃開了身子

一條新的路，像一條蛇躺在那裏。

轉過虎頭山，鳳凰嶺出現了。

「鳳凰嶺到了，鳳凰嶺到了。」他倆同時喊出來，睜圓了眼睛，張圓了嘴，像要把鳳凰嶺吃掉，他們開始跑，像久離媽媽而現在相見了，幾乎要把熱情一口吐出來，淚含在眼眶裏。

「鳳凰嶺到了……」荊棘掛着了小鳳姑的褲子，然而，她並沒有管，只顧跑，把褲子扯一大口子，露出了屁股上的肉。案子看見了，他沒言語也沒有笑，他們都把快樂堆成一幅緊張的面孔，上面柔軟嫩潤的線條變成像鐵絲，像石塊，他們要用這些圓去歡迎鳳凰嶺的鳳凰。彷彿看見了鳳凰在向他們展翅子。

鳳 凰 嶺

九、

他們本是知道的，鳳凰嶺比虎頭山小到三四倍，而且上面沒有樹，沒有水，沒有花，也沒有草，從地面上突起，像一塊黃白色的大石塊，上面有的只是焦土和多角的石頭，使人看了便覺得大地枯乾了，

因爲沒有人到上面去，所以也不容易找到一條路。

但在極頂上有一塊方的大白石，象是寶水池的心，整齊的放在那裏，從很遠很遠我們便可以望見，在這裏面有一個傳說。

說當有一位真龍天子要登基，這重山上便飛來了一隻鳳凰（鳳和凰平常說起來是不分的），人們都放下鋤，放下鐮刀，放下挑子跑到這裏來看，於是那鳳凰振着翅子叫了兩聲，便輕輕的飛去了，當鳳凰飛以後，大家在山頂上發現一塊大的方的白石頭，都說『鳳凰不落無寶之地』，於是，大家猜想這石頭一定是寶貝，然而，這個山很難上，於是很多年青小伙子便湊在一起，到看看這白石頭究竟是什麼，當這些小伙子們剛爬到山頂上時，來了一支官兵，說皇帝夢見御璽在一隻老虎背後，聖旨下要在各地尋找，此山鳳凰飛來之奇事傳了出去，官兵聽說便趕忙跑到這裏，他們想到虎頭山，怎麼與天子的夢是合理的，但是，當官兵到這兒看見小伙子們上山，他們以爲他們是來偷寶貝的，官兵怕担不起這麼大的責任，而且，他們想要是保護住了天子的御璽，自然是會受封的，於是，他們開始向山上發箭，要刺死這些青

鳳 凰 嶺

年，小伙子們看形勢不好。他們呼救，他們喊出他們的本心，然而，官人爲受封，他們不顧一切，那些小伙子們忍得再也不能忍了，便開始從上面投下石塊來反抗。但是，山下的官兵停止了攻射，他們是在等他們疲乏了的時候再動手，終於小伙子們沒有力量，把尸體像石塊般的滾下山來，橫在山上，……官兵上去搬那塊石頭，但，來了很多人也搬不動，於是，把他打成兩半，看看裏面是不是藏着御璽；當打開的當兒，從裏面流出幾滴，似乎是淚水，滴在別的石頭上立刻就潤進去，他們失望了，他們感動了，於是，又把他整齊的對在一起便下山來。……

所以：今天那塊沈重東西還放在那裏，沒人能動，他也沒人想動。爲紀念這些死去的人，便叫他爲『鳳凰嶺』。

現在：小鳳姑和案子兩個孩子雖然看見的也是一座枯乾的山，但是，他們以爲鳳凰這次不會再落在山頂上，讓別人也能看見。

於是，他倆一邊跑着，一邊找着，嘴裏在喊着：

「鳳凰，鳳凰……」

嶺

鳳

鳳

「……大的，好看的，鳳凰……」

他們忘掉了疲倦，忘掉了身體，只有美麗的，憧憬裏的畫面展在眼前，

時間在他們是快的，走路是慢的，他們真恨沒有長着翅膀，不能飛。

十、

從前山到後山，從山左到山右，從山下到山上，從山上到山下，他倆要踏平了整個的鳳凰嶺，然而，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。

太陽在雲朵裏做了個鬼臉，彷彿說他要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下山去了，他不管大地上跳躍着的心，他不管夜之神將要怎樣來統治宇宙，他要下山去了，把一切都留在外面，留給夜之神。

天空起了皺紋，雲朵弄沒腦袋，他們似乎都在哀悼，爲這個兩個天堂的孩子。

他倆在失望中走錯了路，離開了虎頭山，走出了鳳凰嶺，這個是

什麼地方，他們不再認識。四外是更高的山，頭上是更大的樹，像一個陰森森的大洞。他們在這裏迷失了。

「媽，媽，我們……」小鳳姑看山的影子愈發加深了，大風一陣陣的颳來，似乎牠是真的醒來了。

「小鳳姑，小鳳姑……」索子緊緊的握着她的手，彷彿這是他惟一的親人。

是的，這裏沒有另外一個人走過，脚下滿鋪着的是荊棘，他們肚子餓了，他們的身體疲乏了，這是兩個孩子，他們在希望裏找到失望，在失望的途上迷了路，

「哇，哇……」她們開始哭，但，在這深山巨谷裏誰聽得見呢？
『鳳凰不落無寶之地』這是一句諺語。

丟失

(紅雪)

一、

寶拉着蓮的手，默默的誰也不說一句，走，走向那直刺進黯天的聚樹下。這棵聚樹的年紀差不多和寶的父親一樣大；但，他父親已經不甘心的死去了。母親，母親的臉跡他都不很清晰，時常坐在櫟籬下想，終於也無從想起，想是一個消瘦蒼澀可憐的面龐，但他不知道對不對，也只好就這樣算了！無力的扶着籬站起來，望望西方的晚霞，像一片赤紅的針，刺燙着他的心，不過這樣一次後，他也就茫然的忘記了，因為他活潑的心靈中還嵌着一場美麗的夢，父親倒是給他一個深刻的印象，恐怕在他一生中也不會模糊一絲，父親時常在吃飯的時侯，在緊堆着苦紋的眼角裏，含着一汪晶亮的淚水，使無神的眼珠更朦朧一些，彷彿要沉入愁苦的惡夢裏，顫抖的語音打破屋內寂息。」

「：你要永遠記住你的祖父，別忘掉你活在必須努力的路上：」

失

丟

他不很懂得這些，知道一點關於祖父的故事——個性很剛強，

在多少度風浪冒險的航海裏，給無數人開闢下經商的福田——南洋。只是沒靈感的把這些話馬馬虎虎的記在心裏。十歲的時候，父親也無力再管他，只好追蹤母親去了，在將死的時候，曾經把他托囑給同族父家，因為叔父的孩子太多，他是一個無父母依仗的孤零的人，所以叔吃着屈情也只好忍受着，現在已經四年了，本來他是一個健壯的混小子，現在成了一個懦弱多感的孩子。但他的志向是如何的堅強呢！這個志向確是屈情賦他的，常常獨坐安慰自己說——謝謝，在這四年中的我會有這麼大的改變。

他念過半年多的私塾，也念過初小，但沒有得着什麼知識，只不過熟識些從前生疏的字，更幸運的他認識了蓮，得到蓮父母的愛戴，因為蓮沒有哥姊弟妹，因為叔父並不關心他，所以幾次他在蓮家裏吃飯，想認識的父母為義父母，但他沒有勇氣，一直到現在，他的心還不時的跳着。蓮的父母因為沒有兒子，時時為這事所苦，看見實這個可憐可愛的孩子，便想幫他入高小，這事情在前一個月就全都議妥了

丟

失

，寶幾乎喜歡的瘋了，所以這些日子他是不離開蓮一刻的。蓮比他小一歲，是個嬌生慣養跳脫的女孩子，他對寶就如同自己的親哥哥，現在寶要考入城內高級小學，雖然她下季初小畢業也要轉入高小，但他倆這短期的離別也是非常難過，昨天他就吃了很少的飯，今天幾乎沒吃飯，現在月亮已經顯然鑲在天空，洗着寂靜的大地，其中彷彿含着許多神秘，他倆的互相照映着，走在棗樹下又是寬寬的坐下來，雖然天氣還涼，但他倆却像一對小情人，忘掉了一切的熱戀着，他倆緊緊的握着溫暖的手，也像傳達了離離的情意。

「寶哥，你再呆兩天再走行不行？」

她——蓮像在哀求，可憐的話聲露出了天真，寶不像她那樣幼稚，他受過苦，更記起父母臨死的話，雖然不很懂得，但也知道七八成，努力掙扎在他心靈上刻劃了一條深痕。

「蓮，小妹妹，妳不要難過，我不是在假期中還可以回家嗎？再說，下季妳也要和我在一個學校裏了，等我回家時一定給妳買許多的書和玩藝兒，慢慢我們還可以入中學，入大學；，妳沒聽老師說他是

失

丟

中學畢業嗎？中學畢業當老師，多美，又不累，還掙好些錢，一個月掙的錢，聽說比長工老五一年掙的錢還多呢？那時候我們在一起多美呀，爸……爸……也喜歡呀……」

他真像一個老大哥似的這樣給她解釋，因為他彷彿對於媽媽兩個字不熟習，可是說到爸爸兩個字，又有些使他傷心了，他說的爸爸兩個字是指着蓮的爸爸說的，她也知道，臉又更挨近她的臉一些，看他映着樹枝影子的臉，像是一個健壯中年的大哥，迷迷的兩隻大眼睛，使她也禁不住的笑了。他看着她——也笑了。

「你還是不要走吧！你走了剩我一人多寂寞呀！多呆一兩天總沒有什麼吧……」

「不，我很快就要來的……」

二、

他在學校裏總是想念着她，溫存可愛。但他更想着父親死時對他說的話，比以前彷彿更明瞭一些，於是不鬆放一絲時刻，這是一個走遍天下不易尋的機會呀！努力，在師長們的眼裏他是如何可愛的孩子

丟

失

呢？他要學祖父父親那樣的前進不息，這一點彷彿是他前途上的指針，他要達到希望中的目的地，耀族榮祖；使躺在地下的父親瞑目，使蓮與蓮的父親不失望，自覺得是一個蓋世的青年人，在他心靈中只存着這些事情，這些事情在他品學上又加上一分力量。

三、

如果現在沒有蓮和蓮的父母，他決定不想回家。

暑假無聲無息的臨到了。坐在使人們心跳的汽車裏，望着路旁綠色的景物，已經都是很生疏的面龐了。他用有力的眼光想透過樹林而看見久別的家鄉，大概歡樂能沉醉他的心。忽然他感到一陣心酸，淚堆在眼圈裏——一棵高出一切大槐樹映入他的眼簾，這是他家鄉村莊的標記，許多人曾經被他弄流了淚——當你離開村莊時，他在你眼中多時也不消失，多晚兒使你兩隻眸子被水凝固了，他才慢慢的模糊起來。當你回來時，牠也先在你眼中劃一條代表村子的痕跡，冷落淒涼，衰老的父母……使你滴下熱淚來，他彷彿是淚水灌滿起來的。

他怕見蓮，可是又想見蓮，下了汽車以後，凝望着汽車馳去的影

丟

失

子，心中感覺的滋味簡直說不出來。看看進村子的大道上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寂靜的像是在嚴冬裏，但他却流着汗，渴望着蓮的來接，可是走了很遠還是沒有人跡，他有些急燥，可憐自己是沒人管的孩子。實在累了，把簡單的行李剛要放下。

「寶……」

清脆的聲音在他的耳中響亮起來，這明明是蓮，急忙抬起頭來還是一條長遠的大道，沒有一個人，失望的低下頭去——

奔跑的聲音又來從着熱氣傳到耳朵裏，他不想抬頭，但本能的使他很迅速的又抬起頭來。

「啊！……」

他看見蓮了，熱淚迷着他的心，說不出話來，緊緊的走上兩步，原來是一個陌生女孩子的面龐，使他幾乎羞澀死了，心要跳出口腔，喘不過氣來，趕忙低下頭去。

「寶哥……」

他疑乎自己已經不是在活着了，遲遲的又抬起頭來，兩隻大眼睛

失

丟

像凝固了。唇在微微的顫動。……

「寶哥。蓮姊也來了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「敢情是玉……玉……呀……」

遲遲的說出來，玉五的面龐確實不是從前了，身子也高得幾乎趕上蓮，小孩子總是偷偷的長起來，差不多他倆不見快有一年了，雖然他叔父的孩子們跟他最好的就是玉五，但是玉五總愛得病，一有病她就到外婆家去，在實沒有進城內高小以前，她已經因病到外婆家去四五個月了，所以現在他倆成了陌生人，看見她就怔住了。好容易辨認過來。

「寶哥，你長的高了，可是……」

他看蓮果真來了，聽說自己高了。他以前沒有注意到，可是他見蓮却是長了不少，半年，像是記不清的好幾年了。

「唔，妳也長高了……他歡喜得再也找不出話來說。

東西都分開拿着，一邊走，笑聲話聲流滿了長的道。

到在東村頭，太陽已經墜下山了，只流下幾片淡紅色的晚霞，安逸的飄在那裏……

孩子們——叔父的以及別的孩子不知從那兒都一個個跑出來，很快的圍着他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像是看了一個新鮮的玩藝兒，他覺得亂的不能應付，運和玉五姑娘替他拿着東西覺得有榮耀，笑嘻嘻的告訴他們——孩子們一些自己也不很清晰的事情。

「……兒，你回來啦……」

「……」他彷彿看見了自己的父親，心中立刻悲喜交起戰來，還沒有說出來，早已經擁擠擠的進了院子，屋子。

「很累吧！看，直在流汗……」

「吃什麼？喝什麼？……」

「學校很好吧……」

他頭一次遇見這些話衝動他，簡直沒答出一整句。

四、

自從回家以後，每天吃着，玩着，沒有要和他打架的孩子，快樂

，快樂在他生以來是頭一次，——極端的快樂，刻刻前發着光亮，使他忘掉所有的愁苦。

時光過得的確是快的，尤其在歡樂的環境中，他好像對於開學有畏懼，戀戀不捨在這嘻笑的聲中。

五、

在開學的前三天，他預備要到學校去，就是那天夜裏正做着甜美的夢的時候，忽然都驚醒起來，這時槍聲像新年的砲竹聲，可是裏面不混雜一絲歡笑，不懂事的孩子也都在母親懷裏，不作聲任槍聲飛舞……

「寶，蓮，不要害怕，……大概又是××土匪來搗亂……前很多的日子就聽說了，村子已經有了防備……」

「槍聲更亂雜，更近了，一定是四方面打起來。你爸爸也出去了……」

屋裏沒有點燈，窗外的天上也沒有一顆星，實在牆角處躲着，不由想起來爸爸媽媽，現在是——，雖然蓮的父母對我很好，總不是親

的吧！落下幾滴涼淚在漆黑的地上，原來蓮的父親出去他沒有覺到。槍聲漸漸退去了許多，忽然跑進一個漆黑的人影，她們吓得氣全有些接不上了。……

「……完了……現在他們已經從北村頭進來了。……」

「我們趕快……收拾……走……」

外面很快的又跑來嘈雜的人聲……

「點着燈。」

燈亮了以後，他們——寶，蓮和爸媽都像沒了魂似的在牆角處。一個高大的漢子端着槍看着他們，其餘的幾個便不顧慮的翻箱子，倒櫃，立時便成不忍觀的慘狀。把一些較貴好的東西都拿去了，錢更不用說，他們一個個退出去以後，只剩了端着槍的大一個子，也許就算完了。

「把錢都拿出來！」每一個字就像一個槍子。

「……我……我們沒……有錢了……」

蓮的父親是那麼哀憐的聲調，臉白得不帶一絲血色。

「快，要不，要了你的命！」
 「是……是……您……」顏韻的站起來說着，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人家了，但他們——蓮爸媽的臉上全帶着認命，只要不傷害人，怎麼都成，錢是人掙的。大個子土匪氣咻咻的出了屋子，蓮的爸媽知道已經沒事了，但心彷彿是不在自己身上跳。蓮的爸爸剛走近窗子。也不知道他要什麼。

「啪。」

蓮的父親隨着這短脆的聲音便倒下了。……
 接着——一片哭喊聲要震破了屋子……

六、

第二天……

寶和蓮拉着手哭泣着走近窗子，看看魔鬼一般的小圓孔……

「……你要永遠記住你的祖父，別忘了你是活在那必須努力的路上……」

丟

失

在虎頭山側

一

這次我回家，小王比上次瘦得多了。但是，和別人比較，恐怕還沒有能奪他王位的。

從前他像誰？的確像張飛的弟弟，現在倒還有『萬夫不擋之勇』，可是，恐怕嚇不斷『當陽橋』了。

他有個美號叫『賽張飛』，大概是頭五年了吧，小王和後街方四爺外號『修本哭』的三姑娘，我們三個在秋天一個無月漆黑的夜裏，每人搬了一個小土壩落在土地廟裏的供桌上，那土壩落是地裏剛耕起的，還帶着濕氣，當做『三大盛』。於是，插草爲香，我們便開始舉行『三結義』。

小王是大哥，三姑娘是二哥，我是老弟。

不過我覺得二哥是姑娘不大好，可是小王說，「女的也不怕，只要像我這樣胆子大，三星出全了的時候，自個兒到關帝廟裏去挖小鬼

在虎頭山側

的眼睛，脫開公的袍子，完嘍，跟胖（判）官親個嘴兒。」

記得陸完了頭三人坐在供桌底下聊天，說這回是『小桃園三結義』，天下就要太平，大哥要賣賣老力氣，非得打得鬍子們『落花流水』，以後叫他們『望影而逃』，於是我便把『志在春秋功在漢，心同日月義同天』的對聯贈給了大哥，另外又說一句『亘古二人』。又說什麼『雖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』。弟兄們要從此『行俠作義，濟困扶危』。

那夜只想聊，彷彿在一起『共患難』又像『久別重逢』；又似乎是『絕別』，反正我們不願離開，不願意回家，於是，直到雞快叫五更啦，三個人抱在一塊兒睡了。

記得土地爺給我托夢說：「東牆外，五步地方有一塊大石頭。下面壓着一口大缸，內裝金元寶五百個，你們哥三個可以挖出來，招軍買馬，聚草屯糧，平天下。」那夢是非常真切，像是睜着眼睛看見那白鬍子老頭說完話，微笑了一下，便渺無了踪跡，而且那些話字字都很清楚，於是我起來把他們兩個也推醒，心裏快樂的像金元寶已經到

在山頭虎在側

手，便向大哥二哥報功，他倆聽完便跳起來，二哥簡直不像個丫頭，除去那向黃狗尾巴似的小辮兒還不像鐵棍那麼硬，臉上的肉皮比較我們細嫩一點外，瞪着眼珠子，立着眉毛，真像個山大王，到够『賽張飛』小王的盟弟的樣兒。鼻涕流出來總在一韭菜葉寬窄那樣長短，跳起來個兒在四尺開外，比大哥矮有一指。話聲不像鶯聲燕語，却和打沈雷似的說：「對，大哥，老弟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好一塊青山綠水，千軍的馬呀，哈，快，真是西天如來我佛睜眼，瞧得起咱哥兒們，要不然（即）：那麼咱們不是成了梁山的軍師『吳用（無用）』了嗎？哈。」

於是，哥三個前前後後，跑出土地廟，到東牆外五尺地方的大石頭旁邊，那石頭總在二尺高，三尺上面見。我失望的望望東方將升起的紅日，露出半個大腦袋在樹梢的上頭。

大哥說：「兄弟們閃開，待我來對付這小輩。」二哥和我便閃躲在一旁。大哥倒退兩步，用『狗碰頭』的姿勢向前一抱，挑肩瞪目，張牙放屁。石頭是任你有『千斤的膂力』。他是紋絲不動，於是大哥

在虎頭山側

鬆手喘氣。

「讓給我再來一次，想當年，張飛大哥曾經打黃軍百萬兵，嚇斷過當陽橋的水倒流，如今，趕上我『賽張飛』啦，怎喧，就憑爾等小輩，也想跟我們『三結義』較較勁？來，待我運運氣，把氣運在當中，竟憑丹田一口氣——」於是一拍肚子，來個，蹲當騎馬式，彎得漆黑的臉堂，兩邊鼓起，像兩個小紫茄圈子，眼珠兒由白變綠，綠中發青，青中透紫，兩片厚嘴唇一翻，簡直和吊死鬼兒差不多。

可是，石頭大哥彷彿坐那兒說「小子唉，你的小名叫『白來』知道嗎？」簡直把小王氣破了肚皮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唉，我『賽張飛』內鍊一口氣，外鍊筋骨皮的工夫算是白練了。」

二哥瞧不過去啦，「來，哥三個一齊下手，給他個『寡不敵衆』，『冷不防』，這年頭兒是『先下手爲強，後下手遭殃』。」於是哥三個裸胳膊，挽袖子拉開了架式，如蜂如潮，一擁齊上。石頭大哥算是叫人抄了後腿，來個翻身下馬式便滾在一旁。「啊——啊——」真是令人驚奇之至，原來哥三個都沒有穿鞋，三雙鞋子不知叫那位頂着月

在山虎側

亮拾糞的二大爺才出自己的苦胆來，把鞋給藏在了這兒，叫石頭給壓得簡直都沒有魂啦，二哥氣得眼睛直眩，呶起嘴來，小辮一甩，回頭就要走。我趕緊上一步，一把拉着。「二哥先別生氣，要不怎麼女的到是差點事。」我瞞了大哥一眼大哥急忙把臉背過去，「先把鞋咱們穿上，然後，慢慢的叫我諸葛亮捏算捏算，那個惡徒幹下如此不恥之事。」

太陽跑出了枝頭，無聲無息的，變得小了，但是更亮了，照耀在大地上的景物，像是給披了一層白薄紗，但並像女人的臉和眼那麼靈魂般的輕露着淡淡的粉色，流出一種溫柔的力。一片田野的表皮，浮着耕起的大土坷落。在近處像一塊塊頑石，在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就好像我們看着路的遠方沒有一點坷坎。

天空的雲，象徵着人們的心。

回到家裏，每人糊塗的挨了一頓切切實實的打。

二

小王是我家的長工，上次我二叔要認他做乾兒子，後來小王媽覺

在虎頭山側

得二叔不像我父親那是全口人，也就把這件事擱下啦，可是小王在我家永遠和別的夥計享受不同的待遇，簡直有些像我的親哥弟兄。所以：我倆能總在一起，過晌午我下了學，便去找小王，不管他是在家裏幹活，或是在地裏幹活。就是二叔不讓他離開，我會死氣白烈的泡。回頭我們再去找『够本哭』的三姑娘——小錐子，別看她爸爸尖的那麼發亮光，小錐子是她爸爸給起的名，她可是個厚道人，要不怎說『什麼大人養活什麼孩子』那句話也不一定對。真是『事在人爲』。

夏天的月夜。

在大場院裏大夥都乘涼，我們哥三個便鑽在麥根壕的後邊擠着坐着，二哥在當中，大哥從二哥腦袋後頭伸過手來打我一下，哥倆一綾勁，二哥就嚷起來啦。『噯呦，你們這壞骨頭。』我們哥倆笑了。

『二哥倒是不成，怎麼不拿出你的『金鐘罩來』。』我說完又笑了。二哥哼了一聲，氣的要站起來，我一把手把她拉住。

『二哥有義氣沒有？』我說着指着自己的鼻樑子。

『怎麼，你睡不起二哥嗎？昨兒個夜裏，荷仙姑給我托夢……』

在虎頭山側

「得，得，您還提托夢哪……」我擺着手說。

「怎噠，這回跟那回可不同啦……」

「呵……」我的話還沒說出來。

「聽這，聽這，你叫她說。」大哥一嚇嚇得我一口氣憋在嗓子眼兒這啦，差一點斃死啦，震得兩隻耳朵直嗡嗡。

「是不，是不，總是你愛多說話，這回老實啦吧，『禍從口出，病從口入』記噠！」她悠然自得的說。

「噲啊，二哥那兒學這們一句文明辭？」我說。大哥這回沒言語，大概他也覺得有點新鮮。

「這是跟咱爸爸學的，有一天，媽坐在炕上給我補褲子，爸爸回來這氣兒就大啦，拍桌子，擲茶碗。媽問因為什麼，爸爸說『你還裝瘋賣傻哪，人命官司都要出來啦！』媽瞪着眼睛真不知道怎回事，爸爸說『前街王二爺沒在家，王二奶奶和賣魚的韓四白天在炕上睡覺，你看了，給人傳出去啦，這晚兒王四爺有耳聞啦，抓到韓四非要跟你來對証。四爺氣粗，一定要把韓四弄死嘍，我看怎麼辦，這無是非招

在虎頭山側

誰來，你記住『禍從口出，病從口入』，這年頭少說話，多磕頭。』我覺得這事真好玩兒，回頭就記住啦。」

「王二奶奶挺善靜？的」大哥有點不明白。

「王二奶奶的風流事可多……」我說到半截又嚥回去啦。

「別管那些，還說你的夢吧。」大哥壓煩似的說。

「荷仙姑送我個道號，叫『俠義仙姑』，喂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

二哥又覺得意起來。

「那麼我求您的事算成啦？」我說。「二哥，你二叔『磨尖鎗』的孩子小球頭，昨天他把老窩瓜李的小姑娘，按在後街聞家房後頭大坡底下，弄了半天，不知道怎麼給弄哭啦，我看見了那小子真欺服人老實，二哥，幫助我揍他一頓怎樣、咱們也來個『抱打不平』。」

「不成，不成，那事你找大哥，好，呆會二叔知道啦二叔打我一頓，爸爸知道啦爸爸打我一頓，媽知道啦媽打我一頓，好你二哥就要找閻王爺去啦。」她說着，搖頭擺手。於是我笑了，大哥也隨着笑了。

「有義氣，二哥，你死我們哥倆也不活着啦。」大哥說。

在山頭虎側

「不，你們可別死，大哥趕明兒還得領着人下地，老弟趕明兒還得上學堂，念好了書，做大官，咱們村子都仗着你們興望哪，好，爲我，爲我可不值當的。」

「喝，二哥真會說漂亮話兒。」我說。

「嚇，什麼？」二哥吓的直哆嗦。

「嚇，二哥，跑你褲子裏去咯——」我看出來是個耗子。

「嚇，鬼，鬼，鬼鑽褲子裏去咯——」大哥也看出是麥根垛裏的

耗子跑出來。二哥咚一下躑起來就——

三

在場院的表面，染上月亮的乳光，顏色和剝開了的荸薺藕一樣，中心有塊漆黑的，整個活像一貼大膏藥。我知道，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一定是從前在西村百萬金家當長工的富老伯，他今年已經七十三了，金家看他老了，便辭掉了他，夏天在這個場院中聊天，以他爲中心的時候多，他曾說笑話，有時說得簡直笑破了肚皮，在他說的時候，彷彿真的有那麼一回事，比手畫腳皺眉，瞪眼。永遠講究說的時候不許

想。現在可不成了，說不到幾句話便要想一想，像是臨時現編的，而且時常在中間還加許多嘆兒聲。但是，大夥兒喜歡聽。

我一斜身像楔子似的加在人縫裏，大哥二哥也猛古丁加進去，立刻這個堆起了一個很劇烈的動盪，大夥兒趕緊用扇子搧風，二哥哈哈的笑了。

大哥獅子吼般的說：「富老伯，你到接着說呀。」

「我還說什麼，唉，我像你那麼大的時候，唉，這時候老了，不用啦，『好漢不提當年勇』，提起來也够人傷心的。我們小時候那兒有你們這樣自在，享福。生下了我的時候，爸爸就死了三個月啦，十歲的時候，媽媽也死了。唉，別說啦……」大夥都靜靜的不動。

「小時候不會找飯吃，大了只能夠將就着喂飽了肚子，老了找不到飯吃，唉，一生只是自己望着太陽，看着月亮，死了，狗可以吃一頓飽飯……」他又停止說了，我望望對面的小王大哥，他模糊的臉上沒有表情，我覺得一絲風兒也沒有。

「小時候丟了爸爸媽媽，二十多的時候找姑娘，自個兒竟愛人家

在虎頭山側

，人家老不愛自個兒，到老了沒兒子，唉，這也是一個活着的人……」他剛停止，大家要動動身上不舒服的地方，可是，他立刻又接着說：

「不，我們不說這沒勁的話。」大家把剛才沒吐完的一口氣又接着吐出來。

「老伯，人爲什麼這樣待你呢？難道老天爺就不睜眼嗎？」我說。『不，我不知道。青年人有力氣，代替了老年人沒力氣了。不，我給你們說個笑話。』——他說：『有一回我在城裏碰見一個買賣破爛的，他挑子裏有一件大姑娘穿反舊小褂，過來一個人看了看要買。說：『這個要多少錢？』賣東西的拿白眼珠看了看那個人嘴歪了兩歪說：『六毛五。』買的說：『給你六毛錢賣不賣？』賣的怔了怔說：『乾脆，您給七毛錢。』買東西的切切實實的瞪了他兩眼。『五毛錢我都不願意要。』賣東西的說：『乾脆，三毛錢您拿去得啦。』……』於是大家都笑起來，空氣立刻輕鬆了，可是，富老伯的嘴角沒有一絲笑意，臉被月光照的，顏色像雞蛋的皮，可是，上面佈滿的深的洪溝。於是，大家的心又都沉重下來。

在虎頭山側

後來，富老伯又說些什麼一個財迷瘋子的故事，那個人見到紙說是票子，見到土塊說是金子。還有一個風流寡婦的故事。說她什麼人都往家裏拉，她家是非常有錢的，她拉小伙子的意思是說她不久就要老了。還說有一個傻媳婦，她拿着油瓶和門口挑着挑子賣油的說：『掌櫃的，先賒我們四兩油，今天家裏沒錢，有錢我們早就從街上打油啦。』直後，她在新年的時候和人家說：『見面大發財，整個元寶往家抬，前門抬進去，後門抬出來。』

但是，在大夥兒回家睡覺去的時候，我聽見大鑼嘴裏總咕嚕着：『小伙子找大姑娘，我愛她她不愛我。』

四

於是我給大的起個道號叫『長生真人』，給二的起個道號叫『不老仙姑』。在高糧地裏捉站站的時時，他們都默然的接受了。

村西的虎頭山，傳說有一個人和武松一樣的在那裏打過虎，所以叫虎頭山。其實是在轉過山來的西方，山半腰中突出一塊大岩石，形狀像張着嘴的大虎頭。在虎頭下面有一道很廣闊的河，可是，經過幾

在虎頭山側

個小峽，便在山東面變成數條很清亮的小溪，但却往南流的，很遠很遠，都匯流在一個深潭裏。傳說在深潭裏有一個大龜，他時常想發水漂走這幾個村子裏的姑娘，但是，因為有北面的虎壓制他，所以到如今也沒達到他的慾望。假如有一日虎頭山有了什麼不幸之事，山半腰的虎頭掉了幾個牙齒，立刻東西村便被水整個的漂走。雖然這樣說，可是誰家的父母也不爲兒女着急，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兒。

現在虎頭山上沒有一老虎，上面的樹木如髮叢生，附近有幾處頗堪入畫，雖然風景那樣美麗，你就是在這裏坐一天也看不到一個欣賞的人，幾乎有人走到山左或山右去去看親戚，那麼風景是他們看慣了，還不如看見洋書上畫個小人那麼驚奇有趣味。

在夏天，中午天氣正熱的時候，我們便可以在每一小溪裏水面上看見有幾個人頭浮漂着。

大哥『長生真人』和二哥『不老仙姑』和我，有一次我們在中間一條比較深的小溪裏洗澡。陽光照在水面上，閃起層層的金波，彷彿要叫水上浮着的人吞下去。大哥的水游得很不錯，狗刨能游出很遠去

在虎頭山側

，他氣力也比較長，二哥和我就差勁了。可是，我也有一手特別的，就是在水底下捏着鼻子蹲着比誰呆的工夫都大。

大哥和二哥兩人比賽，以我作標準，我喊：「一——二」。兩個人便拚命的跑，可是當他倆要到我這兒時，我猛古丁的鑽下去，於是我便模糊的看他倆個四隻腳鴨子碰在一起，當我鑽出來的時候，他倆個抱着在笑，我也笑了。『長生真人』說：「老弟，快蹲下去。」於是我遵命又沈在水底。當我那口氣實憋不住的時候鑽上來，便不見他們了。

於是，我便叫，便找——

結果在「叢矮樹後面找到了，他倆，抱着說話。於是我喊：「長生真人」和「不老仙姑」抱在了一起，唔，變成一個「長生不老」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他倆紅着臉走出來。

五

自從我到都市裏去讀書，已經又很長的時間沒有法知道他們的消

在虎頭山側

息。那是多麼應令人戀戀的童年呵。這次回家，見到他們。彷彿中間隔了一道宏溝。大哥已經和別的工人一樣高，見着說：「少爺你回來啦。」他的眼珠子閃着燦爛的光，裏面像是藏了一片童年的綺麗。

「大哥，我的二哥呢？」我微笑着說。

二哥也來看我，她已經是個大姑娘，漆黑的大辮子在背後擺動着，襯托在曲線美麗的腰間。賦潤的頰上，襯托着亮晶的大眸子，煥發着光彩。

「二哥，你好哇，大哥等你呢……」我說。

「哼，還這麼鬧……」她羞答答的說。

「大哥等你，咱們好一塊玩兒呀——」大家都笑了。
傍晚的時候。

我獨自兒到西村頭去，望着這久別的故鄉。

麥田裏盪着黃金色的波紋，直到虎頭山腳下，太陽卡在山嘴那兒，像又不能把他吞下去。只射出了烘烘的光芒，像濺起的鮮血，映在溪裏，花石子上像又點了一些美麗的顏色。山上有叢樹，像虎皮上的

斑毛。的確似一隻猛虎臥在那裏，看守着我的故鄉。

突然，麥壩裏出現兩個相依而行的人影，像一個老頭兒扶着一個老太太，向西而行，但是，當我用手擋着耀眼的日光時，才看出是『長生』『不老』二位，我的大哥二哥。陽光照在他倆身上，金色的硬線條畫出一個較大的輪廓。我的靈魂立刻起了一種不知名的感覺。

？

一股幽美的歌聲，順着麥波傳來，我本能的傾過了耳朵，却是小溪的流水聲參合着麥波動盪的清音。像我童年流過大自然化成一縷靈魂輕輕的爬進蔚藍的天空。

在山頭虎在側

清明節

東方將將流出魚肚白，春生和他的爸爸媽媽便都起來了，媽媽叫張媽去煮粥，爸爸便問要拿的東西收拾妥了沒有，於是，大家便開始忙起來，春生覺得十分高興，因為他已經一年多沒有到鄉下去，每天吸着都市嘈雜的氣息，更使他思念家鄉清秀的山坡，碧綠小河，玲瓏的石子，他確實需要一些新鮮的空氣。

當壁鐘交七點半的時候，差不多收拾完備了，於是大家湊到桌子上去吃早點，春生總看那大網籃裏的燒紙，心也許早到了家鄉，吃了半碗米粥便放下筷子！

「張媽，妳去叫洋車去吧。」他好像真不能再等去了，可是爸爸媽媽也沒有阻擋，張媽又問太太一聲便出去了。

當張媽回來時，春生便趕忙去弄那個塞滿金銀燒紙的大網籃，爸爸搶過來便放在門口外的洋車上，張媽也給媽媽穿好了外衣出去，他

們坐着洋車出發了。

二

春生自從進到火車裏，便把頭伸在窗外半個；他看見廣闊蔚藍的天空，橫豎一壠壠碧綠的麥波……。他心裏爽快了，對着大地做一個天真的微笑。

「媽媽鄉間是多麼美麗可愛呀！我們為什麼搬到城裏去呢？」

「因為家鄉不平靜……」

「不平靜？城裏汽車電車是多麼亂呀！說不定什麼時候便會被軌死的……」他覺得鄉間是比城裏面平靜的多了。

爸爸看他這久住在城裏的孩子，對於鄉間的困苦他是一點不知道，所以，索性就說：

「傻孩子，什麼也不懂！」

「嗯，鄉間到底是清秀可愛呀！哪個國文教員講的不是說美麗家鄉呀！尤其是咱們家鄉小河底的花石子真好玩，上次去帶來那幾塊全丟了，今天去，一定還要多拿幾塊回來，放在我那……」爸爸說他是

孩子，他覺得爸爸到是什麼也不懂，他想起了國文先生講的故事，又想起去年去家鄉帶來的石子，這麼一大套話，使他的心到了家鄉，在播弄清澈的小河的水了。

「家鄉鬧水災，有土匪……」媽媽想再給他解釋一下；但一提起這些話，又使她想到以前在家鄉所受的苦難，心酸得也不願再說下去。「水災，土匪……」這幾個字到時常掛在人的口頭上，他聽說得很清晰，可是他記得兩歲的時候因為水災匪患而逃出了家鄉的事，所以他沒有見過，他不知道他們的利害。

火車已經到了距離他們住的P城三百里的Z站了。

蔚藍的長空浮着幾朵白雲，像是傍晚的炊烟，輕輕的繞在那吐出小綠嘴鱗兒的枝頭，像蛛網一樣的被風吹來掛在枝子上，想去，終也弄不出頭緒來……。

三

驢子站着了，他們從驢背上下來的時候，東西早已經叫大媽的長工李錢搬進去了，他們也隨着迎接聲而走進這別已很久而有些生疏的

大門——。

「春生，不要和老花鬧，你是生人，她會咬你的……」媽媽一眼便看見春生往老花狗那裏走去怕咬着牠，所以想把他叫回來，但春生高興的不知道怎樣好，這一點新鮮的空氣，像是興奮劑，看見什麼牠都想動動，媽媽叫他，雖然嘴裏答應着是，但牠還在像沒有聽見一樣。老花突然的跪起前腿，嗚嗚的向着牠露出尖尖的白牙，牠驕的感覺得不是滋味，又拿出在學校和先生吵嘴的脾氣來。

「就憑你這個老東西，也想給我使個下馬威嗎？你可知道在學校裏誰也不怕的武德雄都叫我給治服了……」他一邊咕咕噥噥，便走開了老花。

他嘻笑顏開的跑進上房屋裏，媽媽爸爸大媽大伯等的臉上彷彿堆了一層愁雲，他也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，德生弟弟便叫他玩去了！

他倆走到南村頭的小河岸上，水波一羣羣的流過，玲瓏的小石子睡在河底上一動也不動，有幾條魚兒，像一道光似的來回閃動着，清

風不斷的吹來……春生伸了一個懶腰，覺得混身太痛快了。

「春生哥，你不是喜歡石子嗎？我給你弄點你帶回城裏去，好不好？」春生還沒有開口，却讓他給說了，於是兩個人剝起了袖子，跪在石地上，便開始工作了——

不大的工夫，他倆便弄了兩大堆，有的是暗藍色的小圓球，有的卵形的生着許多像水波一樣花紋……真是玲瓏美麗的可愛極了，春生大衣上的幾個口袋都裝得滿滿的。手裏還拿着不少，德生還幫忙他拿了一些，真是飽載而歸。

李錢叫他們去吃飯，他簡直不願把石子放下，可是太多了，只把手裏的放下進屋去了。

「唔，德生，回頭咱到南山坡去看放白羊的好不？」春生剛接過老李盛給他的米飯，便想起了上次來看見的南山坡一羣肥胖白羊吃青草的故事。

「那真是好玩極了！」

「啊！草剛長出來，那羣白吃羊什麼呀！再說，現在那地方危險

極了，聽說那羣白羊已經叫土匪吃掉了，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敢到那地方去，我爸爸也沒有敢去，那裏的地都在找人給種！」

他——春生的快樂的苗子受到了冰水的灌溉一樣，並沒有絕望，在城市中幻想綺麗的夢又出現了他眼前發出光亮，清明節添墳的清爽事跡他覺得的確美麗。

「我叫媽媽現在就去添墳去吧！」……

四

「大媽，媽媽，我們該添墳去了吧？」他含着滿腔熱望跑進上房，可是當他走進裏屋時，並沒有一個回答他的話，他媽等都在集精會神的不知在談論些什麼事情，他驚奇的輕手腳的走到媽媽那裏，媽媽看他一眼，臉上並沒有什麼變化，好像是陰得沉沉的天，將要有一陣傾盆大雨，空氣濕將得十分乾燥，他不敢動，這一場大雨便要挾家鄉美麗的好夢洗去，他在靜靜聽着消息。

「……今年的麥秋恐怕要有變化！」

「土匪鬧得那麼厲害嗎？」媽媽真有些焦燥，兩條黑黑眉毛皺得

幾乎要合攏成一道，春生前幾句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這次突然有土匪兩個字，殺人，放火，搶錢，不人道……他究竟不知道這些是怎樣厲害的故事，到應當高興的聽聽。

「你們來，我們都担着十二分驚慌，還好，沒有碰上他們（土匪），頭些日他們離着村子很遠的關，前天他們忽然打進莊子裏來了，可是叫人告訴你們別來也太晚了，前天他們搶了不少的東西走，還好，沒有傷人，昨天村子裏整整的防了一夜，但他們沒有來，說不定今天……」大媽不好再往下說，把頭埋下去，聽的人却已經都明白了。

春生有些驚駭，他聽說他們殺人不眨眼的；也喜歡，希望能看得到這真實熱鬧的故事，並沒有覺得這事能有碍到自己的。但她不言語，靜靜的聽着，一段寂靜以後，又有人在開始說話了。

「現在的鄉村，並不是我們農人們的家。簡直是土匪的家，他們隨便來，任意走，我們還得像奴隸一樣的侍候，他們要什麼就得給什麼，一個說不對付，自己的生命便有危險，吃這碗飯，活在這兒，真是不易呀！恐怕我們是在找生活的人們中最可憐的吧……」大伯這

個奔七十的老頭兒，在死水波一樣的苦紋裏，流出他活在這慘酷世界的哀怨，春生聽了這些也不由得皺了眉毛。

「其實，就是槍的罪惡。世界上如果沒有炮火，和平恐怕不易被打壞的，現在那一個鬧得不是國破家亡，每天叫愁的佔據了心靈，什麼是公理，道德，他們對於這些已經在腦子裏沒有一絲印象了。其實我們也不能埋怨他們，因為他們也有父母妻兒，誰能忍心呢？這是社會的變形，上帝的罪惡吧？……」春生的爸爸像講演似的答上這些話，可是在這裏能聽得透澈的人，恐怕沒有一個吧！春生也有些莫明其妙……

這一天，他們都沈埋在苦悶的氣息中，也沒有到墳前去便把紙都燒了。他們——春生和爹爹媽媽預備明天一早回城，春生真有些掃興。

五

夜神的黑爪抓住了大地，在施展他的權威，人們的心情慢慢隨着黑暗增加緊張，像大禍及時便臨到人的頭上，東村頭和西村頭已經預

節

明

清

備妥當，每家裏留的小伙子都上了房在探息等候——

一更，二更，都平平安安的過去。

三更的鑼響起，音波感動着每一個的心，春生呆得已經打了個盹。差不多的人都感到疲乏（因為鄉村睡覺是早的）村子裏非常安靜，只有鑼的清澈的響聲任意的飄流，倒像是在探聽着什麼消息。

當第二遍（更夫在村子裏兜第二個圈子時）鑼音漫漶不像春天的空氣時，突然被尖銳的槍聲打散了，人們的心開始劇烈的跳動，牆角處，土堆後，發出了一陣騷動——

漸漸的槍聲加多，村子裏到處都失去了平靜，春生被媽媽安置在炕沿下，他呆得真膩了，聽見外面新年炮竹一樣的槍聲，不知應該多麼熱鬧好玩兒。

他的心急急跳動，開始在黑暗中摸索他的路，上炕，順着簾的邊緣靜手靜腳的爬到窗邊的牆角處，驚喜的，畏縮的用細細的小手指在口裏蘸了一點唾液，弄破了挺厚的粉蓮紙，在探望着外面熱鬧驚喜（他以為）的空氣——

明 清

節

彈子在雜亂的響聲中顯出清晰尖銳的叫聲從房上飛過。像針一樣的刺透了人們的神經，滿手抓住的都是些不幸，不時又參加了一兩句孩子們的哭聲，大人們也再沒有辦法可使，心裏還在惦念着天孩子在村頭抵抗，死活兩齣劇在序幕中互換映演？！——

春生在熱鬧的氣氛中，只能瞧見一片漆黑，有幾顆微亮的星像鬼眼一樣的眨着，瞬時，便又羞答答的躲在烏雲裏，他心中在燃着火，像是在鐵籠子裏的鳥兒望着他的同伴在蔚藍廣闊的天空中飛。他剛挪動挪動身子，想到在佔據窗子十分之一的長方玻璃那裏——

「叭……」玻璃粉碎了，吓得他冷汗立時便洗遍了全身，他想喊，但，沒有喊出來，便把身子緊緊的貼在牆角，像怕人把他領去送掉節了命。

媽媽上炕來找到了他，便緊緊抱在懷裏，怕人把她親愛的兒子搶去——

春生偎在媽媽的懷裏，心稍微平靜一些，用兩隻小手輕輕的摸摸自己的臉和手背，覺得有水在上面流，開始感到了疼痛，但還沒有說

明 清

給媽媽，怨自己，忍受着吧！

在這緊急的氣息中，一絲一絲的延遲到天明——

六

火車衝破了春風，一無所懼的在陽光下進行着，在急急的趕奔他的路程。——

三等車裏，春生的爹爹望着車外的天空，填出一口烟中帶出了一個太息，春生依在媽媽的懷裏聽着機車急速巨大的響聲，他混身還覺得十分緊湊。

「春生，城裏頭平靜，家鄉平靜，清山可喜呀！還是土匪可怕？……」爹爹的頭腦的轉過頭來嘻笑的這樣質問他，他真有些害羞了，把頭更往媽媽的懷裏縮了，他不做聲，媽媽低頭看看他，做一個苦澀之微笑——

當春生和爹爹媽媽下了火車時，他忽然用手緊急的去摸自己的兜子。把手拿回來以後，臉上的表情更不自然了——

一九四一，四，二七，天津。

飛

獻：在夢裏我長了翅膀，但看不見蔚藍的天空。風兒吹來一陣馨香我把她當做自己的力量。打碎了夢，從裏面飛出來。

我借着螢光，在仲夏夜的夢裏寫着白色的信箋，是要寄給每天在一起的人兒，告訴她，別遺忘了。我的翅子。

一

天氣熱得似乎是發醉了，弄得人們都要做夢。

我把椅子搬到庭院中，恰遇見幾個蝙蝠影子般的掉進屋角裏。花草用力的舒舒心頭的一口熱氣。

蟬的喊聲像是鋼絲般從天上落下來，穿透了每一個人的魂魄，述說着太陽的厲害。

突然，一隻蝙蝠從屋角的影子裏飛出來，一隻蟬在樹葉間振抖一

下翅膀，飛去了。

姊來了，因為那街們的開與關上的聲音在我耳朵裏是熟習的，果然，從芭蕉背後閃出了她的影子，

「啊，」我跳下椅子去迎她。

「啊，姊姊，你怎麼這些日子沒有來，明哥可想壞了。」正趕上小妹從屋裏跑出來，她一眼便看見姊，然後又望望我說：「來，我給你去搬椅子。」

姊笑了笑。我把她讓在我的椅子上。

「姊姊，給你坐這個舒服。」小妹妹搬着椅子像小笨鴨兒似的從屋裏出來便喊。我伸手去接，她說：「啊，你坐呀，你自己去搬。」小妹妹把椅子放在姊的旁邊坐下，向我做個鬼臉，我覺得很不舒服，笑了笑，只好再搬椅子自己坐。

「你這兩天好嗎？」我問姊。

「我……」她苦澀的說：「這兩天我的弟弟病的很厲害，媽媽每天哭，說……」

我凝視着她朦朧的面孔，彷彿自己都知道。姊的弟弟鋒和我妹妹一樣大，是活潑的，天真的，可愛的，那副圓潤的面孔，鑲着兩顆眼珠子。我覺得夜侵佔了清晨，是太陽被天狗吃掉了，活潑，天真被藏在一個陰闇的洞裏，這洞是大的，大到我們找不到邊沿。

死似乎是件頂容易的事，但，死的餘痕有時是很難消滅的，別人的詛咒，或是惋惜與哀悼，一片淒涼的失望的聲音，悠幽的總也不肯去。

眼前開始是動着哥哥死去的影子，二弟死去的影子，他們似乎都跑回來說，「我們是應該死的」。

這些雜亂的思想很快的閃過了，我說：「不，他很快的便會好起來。」

「……」她沒有言語，淚在淡的夜色裏發了光。

「明天早晨我去看他。」我說：「你不要着急，病在人間是少不了的。」

「我真怕病來纏縛一個健康而可愛的孩子。」她說着，眼珠子帶

着淚去巡視四方。花草樹木房屋都動了動，他們都是有病的，世界是個大的病人。

「健康的孩子生病是不緊要的，」我說：「有病的人才知道真正健康的快樂，當他好起來以後，便不會再生病了，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夜色更濃重了，大地變得更朦朧，我突然想到一天總是亂鬧的小妹妹，當回頭看她時，她彷彿吃飽了夜色而顯得再動一動，兩隻眸子凝視着濃影子般的屋角，蝙蝠像影子般的一會掉進去，一會飛出來，一會掉進去像這次就死在黑暗裏，但，一會出來就像去摘天邊的那顆星子般的飛去。

「不，」我說：「你不要難過，這話是值得相信的。」

「然而，我和母親……」她臉皮在起了一陣糲糊的癢癢。

「是呀，」我說着帶一些輕聲，爲要調解這沈重的氣氛「你們再着急，假若你們急得也有點不好呢，不是……是，你們應當往開裏想才對，再說，鋒那孩子很快的便會好起來的。」

「……」她似乎是在點點頭，

「喂，」我回頭向小妹妹說：「姍，你睡住了吧？」

「沒有，」她似乎是驚醒來般的說：「我覺得他們飛得真好玩，真痛快，真有勇氣，姊姊，你說是吧？」

「啊，」我們都輕快的笑了。

天上的星子比方才亮了，像是把黑色的天幕鑽成無數的小圓孔。

二

太陽抓住夜之神扔在海底了，他自己小心翼翼的從裏面鑽出來，用手括着整個的海面，恐怕那小偷兒般的夜之神會找個縫子跑到天地上。

這一夜我未曾睡好，彷彿世界上的病都落在我身上，有時體溫上升，看見漆黑的牆角就有些害怕，那裏閃耀着很多孩子們的眼睛，一個個像小鬼兒，他們被埋起來了；但，想出來看看四週爲什麼這樣黑，他們是微弱的，似乎又有些恐懼。覺得有兩滴淚落在枕頭上，那淚

像一對小眼睛，滾滾的不肯潤進布紋裏。

盼望的是天明，天明我可以立起來看清楚東西和道路。然而，也怕天明，因為我覺得自己是病了，病人的身體加上陽光下的騷擾，會愈發沉重起來。

但是，太陽出來了，覺得舒服多了，似乎是沒有病過。

我要去看鋒，去看看我姊的弟弟；現在我放下了夜裏，白天的問題，拾起來的是鋒那孩子的生命問題，於是：我担心的要從家裏走出來，彷彿這其間有一些恐怖的關係。

突然，小妹妹跑來告訴我的電話。

「電話，電話，簡直就是催命鬼。」

但，我跑去接了，是姊姊：

「明，我們今天開同樂會，你趕快把我新做的那件衣裳送來，快！愉快愉快……」

我從衣櫥裏找到姊姊的衣服，可是到她學校要很遠的路，真有些麻煩。

跑到學校姊姊又沒在，聽說有一個同學瘋了，她因為失了戀，家裏沒有了父母，而被逼出來，起先她每天到湖邊望着湖水發怔，有一次同學們見到她，已經是午夜了，同學們也時常去安慰她；但是，她總說：「我要飛，我為什麼不會飛，飛開這裏便自由了，便快活了」神經一天比一天錯亂，她興奮得三天三夜沒有合一會眼，總在輕輕地喊，別人似乎也聽不懂她說在什麼，今天早晨六點鐘，同學們發見她沒有了，聽說是獨自一個跑上了火車，跑上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的火車，於是同學們便很關心的到各處去找，姊姊是她家中去詢問一些詳細的情形，大家似乎正在正義上着了慌，她們是丟失了姊妹，被病拉了去，並不是自己想飛，是被逼迫得不飛不成。

把東西放下去回來，腦子裏佈滿了的完全是藍色的問號和嘆號，真不知道一個孩子會這樣不清楚，令人覺得似乎是時代前進了，是，時代進前了，還棄一堆襁子般的孩子。

走在一個十字路口上，突然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彷彿告訴我在這裏應當仔細斟酌一下，但，到底我是躊躇了。回頭才看見是姊姊，

還有三個同學，她們跑的滿頭是汗，像是爲別人疲乏了，用手巾擦着。

「……同樂會：同樂會：像一塊無益的葯糖，外頭甜的，裏頭是苦的，還不如改成送葬會聽着到痛快……」姊姊說。

「……」別人沒有說什麼，她們不約而同的嘆了一口氣。

車輛都帶着一陣寒風從身邊擦過，可是，車裏的人像是跑得愈快愈不耐煩。

「喂，」姊姊說：「小弟，咱們先到市場玩一會，吃完飯你再回家。」

「不，」我惦念着姊和鋒。「我還有點事，姊姊。」

「等吃完飯再說吧。」姊姊的一個同學的說。

「我還要看看姊和鋒呢。」但是這句話我沒好說。因爲他們是陌生的，對陌生人說她陌生人的事，恐怕在陌生裏產生不了感情。

「姊姊，」我說：「姊的弟弟鋒病得很厲害。……」

「那個可愛的小孩子？」姊姊說。「……」她不說了，是什麼

感動了她。

「呵，」我說：「我要去看他們。」

「那麼？……姊姊想了想，「好，我們吃完飯一起去吧，同樂會我是不管了，我到要看看這些受苦的孩子們……」她拉着我，幾個人向市場走，我的頭有些痛。

三

我們吃完了飯，肚子舒服了。

可是，下雨了，雨點打在窗子的玻璃上，流成一條條的道子，像女人臉上的淚。打在矮的屋頂上，濺起了粉碎的水花，像世界痛苦了因為誰把鹽酸倒在上面。

街道上還有車，人。人打着傘像一塊塊的狗尿台蠕動着，我們是被監在三樓的一所小屋子裏，是的，我們已經吃飯了。桌子上是龍井，我們對着深灰色的天默默的飲着。

默寞的，又一會時間過去了，

幾個人的臉色是鄭重的，心裏也許映的是一片海的憂鬱。

「活着？」一個姊姊的同學漫說：「真難，」她彷彿對人生突然改變了態度，「明天就叫砲彈炸死還是件小事兒，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就會變成一個歇斯特里？」

「也許歇斯特里活着痛快點。」姊姊說。

「整天背着痛苦走，不如死了更痛快。」另一個姊姊的同學雲似乎近於武衛的神氣說。

沈默。天又沈下一塊來，幾乎要壓在我們的頭上。

雨點又大一些，密一些，世界朦朧了。

突然。

「假如我們能從這些裏面飛出去不是更好嗎？」那一個叫亢的猛然的睜開兩隻大圓眼睛說。

深灰的天上一道閃，照亮了整個的世界，清清楚楚的。一個霹靂震撼了整個的地球，人們也跟着晃兩下身子。

大家嚇得又沈默，這沈默的塊頭似乎更大，壓着每一顆心，却又

像把每一顆心猛古丁的攔起。

「時間不早啦，我們該走了，姊姊說，大家沒有異意的站起來，外面的雨似乎又大了一些。」

「假如你們願意的話，」姊姊向三個同學的說。「我們可以僱一輛車，先去着一個可愛的有病的孩子，回頭再一起到我家去玩兒，我是不顧其餘亂七八糟別的事情了……」

「三位姊姊一起去吧。」我肯求的說。她們臉上沒有輕快的表情，似乎在銓衡着什麼。

「好，」漫姊說，「就那麼辦。」

於是，我們冒着大雨，坐着一輛汽車離開了飯莊。

四

當我們一下車，空氣似乎比兩點還沈重。庭院裏的花草都低下了頭。

沒有人招呼我們，自己輕輕地走進屋裏，屋裏暗的要命，像一座人間地獄，這感覺在我認識這間屋子以後真是第一次，就是自己像是

也改變了，有些怕，但，也說不出怕什麼。

鋒的床前緊緊的圍着幾個人，他們把臉放在裏面，遮住了整個的床，我們只能看見一堆黑的背，佝僂着，像是在均分什麼貴重的東西，誰也不肯稍讓一步。

突然，一幅畫滿了淚的臉轉過來，我真的倒退了一步，那包滿淚的眸子像一顆神的靈，拋進藍色的海裏，我怕。她微笑了，這笑是從死的恐怖裏擠出來的。姊姊們苦澀的笑着，走上前去。

是的，這是愛，愛在願意分担着別人的痛苦，他們不肯稍讓一步他們的愛像窗外的大雨，洗淨了琉璃瓦上的塵埃，我要哭，似乎不好的是痛苦……

內心莊重的向梯行一個禮，向那些圍在床前的人兒我低下了頭，他們尚在圍護着一顆純潔的靈，在這紛紛的世界沒有破碎，愛，世界上沒法碼能等於他的重量。

我把頭也探進去，目睹這人生的刑場。十二分恐懼的心情，塞住

了我的喉頭。喊不出來，這生命的掙扎。

.....

「.....」

.....

「.....」

.....

「.....」我抬起頭來望望別人，他們有一幅和鋒同樣表情的臉。

飛

一陣哭聲擠進了我的骨髓，是，我自己死了。

鋒的臉上蓋了一張白紙，一張白紙遮住了整個的世界。憧憬着美麗的園地，佈了一塊深灰的天，落着冰冷的雪，什麼希望？希望？一張白紙，一張白紙。

姊的媽媽伏在鋒的身上，像要把孩子的痛苦吞進肚子裏，給愛溶化了。這小的尸身，她也要吃進去，貼補那塊靈魂的缺欠。

我們幾個安慰着姊的母親，安慰着姊，還有別的人，我們要減輕別人的痛苦。其實我們也許比他們更難過。也又何嘗不是在哭呢！

這些哭聲混雜着，顫抖着，像一切都絕滅了。

姊止住哭泣，把我們安放在她的屋子裏，坐下來，每一個人的眼裏都射出死的光輝，壁上的『最後的期待』，愈發顯着焦急，憔悴與失望。

「姊姊們，你們在這裏暫時休息一會吧，真勞累你們了。」姊說。她的眼睛卻像在我们的臉上尋找什麼。

「不，妹妹，你不要着急呀，」姊姊說：「我們是不累的。」這話彷彿回答了姊眼睛的尋問的百分之一，她點點頭，沒有言語。

「對，」姊姊突然又站起來說：「我是陪伴媽媽的。」於是她便走到姊的母親那裏。姊也去了。

這屋子裏只剩下三個新認識的姊姊和我，但，我們中奔流着一股熱情，似乎她們早已經是我的親姊姊了。

「小弟，」亢姊說：「姊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……」

「哼，」雲姊恨詛的說：「好孩子，運命索累了她。」

「……」我苦澁的笑一下。

「自從我生下來便過着舒適的生活，憧憬着一個新的世界，如今……」

「如今，」她改變了一個強硬的調子接着說：「我看見了人生的

痛苦，掙扎。什麼是自由？快樂？一個純潔的，可愛的小孩子有什麼罪過？罪過並不是人自己做的，是別人給加上去的，把罪過加在別人身上，彷彿是隨便尋開心。當然還有人怨恨個人的理智壓不住感情，可是這又何嘗不是天賦的呢？我真弄不清楚，烏鴉落在豬身上，到底也不是誰黑……對，也許這與感情理智沒……」她醉了似的，用酒氣來調解這沈悶的空氣。

「好，不要說啦。」漫姊說：「反正我們見到了人生的痛苦與掙扎，雖然我們沒有受到，但我們會相信這是真的，當小鋒的臉上起了

一個選擇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該是怎樣的一動？也許有人說這感情太突然，不過，那樣說也未免有點太……」

「是，」我說：「漫姊，我們是知道了。」

「但是，」元姊說：「我們就這樣下去嗎？」

「……」每個人的眼裏都煥發出一道光，他們要求解答他們又要自己來答覆，但，都沒有說話。

姊姊走進來，眼光生硬的掃過每一個人的臉，像有什麼重担要分担在每一個人的身上；但，我們沒有畏却，都挺起了前胸，預備來使用自己的力量。

「小姊現在也有些不舒服。」

「?!?!?!」

「怎麼？」世界所有的驚都被雨沖到我的心，站起來，血液流成一個。

小姊說沒有什麼，一會便會好的，於是我離開姊走到鋒的身旁，

看着那張白紙，有些怕。

「是，我應當看守這小尸體，小靈魂，至少是爲姊，我是應該的……」我這樣想着，忽然鋒的尸身似乎一翻，閉上眼睛，覺得那張白掉下來了。

有人拍我一下，我愈發把眼用力閉閉。

「明哥！」小姊在我身旁，她說：「我現在好些了。」

我笑了笑。

五、

外面雨停止了。舊棉絮般的雲，急速的奔馳着，是風將軍調他們到邊境去，似乎是喜氣洋洋，又像無可奈何的有些戀戀不捨。

我覺得他們駝載着我們的運命，他們背負着慘酷的希望，落在後面的是一點點的燕子，他們飛得更高更高，像要鑽破了天空，吞進了太陽的光，他們飛得沒有一點疲乏，沒有一點厭倦，要在雨後的天空

裏，尋到永久的溫鄉。

我望望壁上姊的父親的遺像。

姊和母親都跟我說過他的故事，他是十四歲從故鄉裏跑出來的，沒有錢，沒有能力，還要生存，只有勇氣，勇氣是沒有人要的，也不認識親戚，也不認識朋友，只一個小小的身軀，他在一個城市的街頭餓了三天三夜。後來，他實在忍不下去了，便跑進一個大住宅裏，因為他和主人同姓，主人覺得他們同姓的人是很難遇到的，而且看這個孩子又相當的不壞，於是便把他送到自己的糖果廠裏去做工，意料外的他的成績非常好，之後，便增高他一點地位，多給他一點薪水了，但是，他覺得這工作不很好，於是，就加入了一個軍隊，經過十數次戰爭，幸運的他從死裏逃出來好幾次，有一次長官為得到一塊很富足的地盤，命令弟兄們出去，於是他對這些厭倦了，現在他已經有了相當的能力，便在一個機會來臨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實業工廠，他發明了一些小的機械。漸漸，他成功了，變成個大富豪，他開始辦學校，收

善實業，一天到晚不讓自己休息一會，慢慢勞累病了，四十九歲的冬天，他棄下一個妻子兩個孩子（姊和其弟）死了，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了——這些在我腦子裏很快的閃過，心頭蕩起一種異常的滋味。

壁上他的遺像在微笑呢。

燕子在空中還是努力的往上飛，姊坐在我身邊，我坐在鋒的身邊都沒有言語。

六、

許多日子以後的一天。

傍晚，似乎不大很熱，但：近來有許多影子在腦子裏轉，聽說瘋了的姊姊的同學在中途跳火車死了，也有人說她現在已經意料外的好起來，不過這些都不是確實的消息，究竟怎樣，沒有人知道，但是，還有鋒和更多的人，他們把痛苦的姿式都放在我的面前，有時彷彿在夢裏，看見一些可怕的刑場，宰割着孩子們的生命，就像所謂之懲戒

所謂之寵愛。

庭院裏，坐在椅子上面向着天，但，什麼也沒有看見。

「明哥，」突然小妹妹喚我，正趕兩隻蝙蝠同時飛出了漆黑的簷角兒：「你累了吧？我給你說個故事喜歡聽嗎？」

「什麼好故事呢？」我真有些疲乏了。

「不，也許不怎麼好，只是件真事。」

「那麼你就說吧。」

小妹妹把椅子挨近我坐下，把頭低得和椅子一樣高，像在尋找什麼。『小孩子』。

「是大哥還沒死的時候，」她一開始說，我便打了個寒戰而相信了。「七月七那天他新從廈門回來說給我的，他說燕子是可愛的，只可惜他們在七月七飛起來給別人搭了橋，在南方也這樣傳說，有一天燕子去找王母娘娘，問她爲什麼要多管閒事在牛郎和織女中間用銀簪劃一道河，他倆從前雖然一個是神，一個是人，不也挺相愛的嗎？爲

什麼劃了銀河，在七七還叫他倆相會呢？爲什麼那時要用燕子來搭橋？許多淚水滴在我們的背上，翅子上呢？王母娘娘當時變得臉像一張紅布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但是，她羞惱變成了怒，一生氣便跑掉，燕子覺得勝利了，他罵一聲『惡作劇』，然而，沒有法子再更變，他便氣哼哼的飛回來。真巧，別人也許不會相信，哥哥坐着小獨船自去遊湖，燕子們上上下下的在點水，從人的身邊擦過，彷彿誰也不怕，高傲的像英國水兵，可是，哥哥無意一回手，奇怪，却抓到一隻燕子，尖尖的嘴兒，紅色的頸，圓潤的胸，輕輕的翅，美麗的剪尾，圓的，玲瓏的，亮晶的，像一粒寶頭的眼睛，他該多麼聰明呀，美麗呀可愛呀，的確像是值得自驕的，尤其是飛起來，誰敢和他媲美呢？哥哥去找王母娘娘去那個像他，但他現在一點也不會掙扎，只望着高遠的蔚藍的天空發怔，哥哥便把他拿回來，恰巧被一個小孩子看見，他便跑來向哥哥說：『燕子是神鳥，挨不得人的手，一挨，他便飛不過去黃河，回不到南方，只好餓和凍死在北方……』哥哥本來不相信，但

飛

他遲疑了，小孩子又說：「大哥哥，你給我好嗎？我要把他養活的，不然，他可真够可憐的呀……」哥哥覺得這些話很奇怪，但，他給了他，可是，之後他想出許多問題來，是燕子真的不會再飛過黃河？還是受了小孩子騙呢？燕子又爲什麼不能飛過黃河？……他被質問住了，他着急了，於是他害了病，便……」

「不要瞎胡說！」我打斷了她的話。正趕上姊姊和姊走進來。

又一隻蝙蝠從簷角裏飛出來，天色愈發黑闇了，可是，鑲着滿天眨眨的銀星。

七、

「……」我們幾個剛坐下，姊姊要說話還沒有說出來。電話緊急的響了，我趕忙跑去看，是亢姊，她走進來看見姊姊便說：「我着見你們在前面走，喊你們也沒有聽見，好容易快要追上啦，你們進來了。」

「鳴！」姊驚笑着說：「真對不起，我的小東西。」因為在她們姊妹中元姊最小。

「啊！」元我看見元姊的一排白牙，她幾乎是跳躍的說：「我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，一隻飛去的小鳥兒現在又健康又快樂又自由啦。（似乎在那牆裏看見她玲瓏的舌頭輕快的捲起）……」

方才雲姊接到一封信，是先前瘋了的鵬寄給她的，她說她找到了工作，找到了飯吃，找到快樂找到了……好些我們找不到的，她現在已經不再瘋了，精神特別飽滿，生活尤其有興趣……究竟怎麼好法兒呢？她說形容不出來，究竟這些她怎樣找到的呢？她說她不說，叫我們自己去想，世界並不是窄小的，有許多奇異的，美好的像童話般的故事等我們去發現，而且她的住址也不寫，她說希望我們有一天意外的特別快樂的聚會……啊……真好……」她的餘音還沒有停止，我們幾個似乎已經沸騰了。

「真的？」小姊喊起來，我們也都隨着她的聲音說一聲「真的」

。『當然嘍，』她近乎滑稽的說：『我的小兄弟姊妹們。』
 小妹妹琬一溜烟的跑進屋裏，立刻從燈光裏送來『美國巡邏兵』
 的雄壯的樂聲。

『……』大家臉上都浮起輕快的微笑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

蝙蝠在空中翩翩的飄飛着，似乎在狂舞。

天上一顆顆的銀星子，眨眨的像要跳下來，亮晶的。他們彷彿都
 碰在一起，空中蕩起清脆的銀鈴般的歌聲。

……………

『亢姊，』我說：『我求你一點事情肯嗎？』

『小弟弟，』她說：『爲你，當然不會不肯的……』

『那麼，』我說：『請到屋裏。』

找到紀念冊和銅像遞給她，她笑着，接過來不遲疑便寫：
 當你覺得天氣涼了的時候要加上一點衣裳，

當你覺得頭痛的時候要吃一些藥，
當你長滿了翅子的時候別忘掉飛。

「謝謝。」她遞給我，我們又默默的微笑了。

一九四二，七，一〇，晨，脫於通州小姊妹書齋

旋風

一、

「小小子兒，坐門墩兒，哭哭咧咧要媳婦兒，要媳婦兒幹麼呀？點燈說話兒，吹燈做伴兒，清早晨起來給我梳個小辮兒。」小三丫頭倒坐在門坎上唱。搖晃腦袋，拍着手。

「唱什麼？在這坐着礙事扒拉腳的。」媽媽有點生氣的樣子說。因為她在炕上給小三丫頭補襪子瞥了一泡尿。沒容小三丫頭站起來，她便從她的頭上邁過去。

小三丫頭覺得兩個小狗尾巴辮叫媽媽的襪子弄亂了，於是她不知不覺的又唱起來。

「那孩子，不是好的，羊肉餡的包餛子，你吃皮兒，我吃餛兒，單打那孩子屁股蛋兒。」

風

旋

「磨尖兒鑽」的小三禿子在籬笆後頭一探頭，又縮回去啦。

「喂，喂，三禿子，三禿子……」小三丫頭立刻像瘋了似的追出來，三禿子噙着嘴兒坐在籬笆根底下。

「爲什麼找我來玩兒，看見我又走？」三丫頭也坐下來，用手乖打乖打兩個狗尾巴辮兒。

「……」三禿子沒有言語，他是生氣了。

「怎麼啦？說呀！」

「我一進門你爲什麼就罵我？」小三禿子說着彷彿要哭。

「唔，沒有，沒有……」小三丫頭趕緊擺着手。

「那麼你罵誰哪？」

「……」三丫頭心裏似乎在搗鬼，眼睛裏似乎說——我誰也沒罵。

「……」三禿子不明白，看看她。

「我在說着玩兒哪。」她笑了。

旋

風

「不……」他似乎有意逼她跳河似的。

「可不是。」她晃晃頭，像說——這是天真。

「不……」

小三丫頭左右想了半天說：「我說媽媽……」

「三丫頭，你這小該死兒的，大清早晨坐在門坎上唱，唱完了又跑那兒闖喪去啦……」三丫頭聽出來是媽媽上茅房回來啦，於是她拍拍小三禿子的肩膀站起來。把小手指頭立在呶起的小嘴唇上：

「——嘶——等一會，我給媽媽掃完屋裏地就來。」

「……」小三禿子沒言語，眨眨大眼睛，面孔圓圓的像個女孩子。小三丫頭像小乾小子兒似的跑去了。

二、

太陽升上來就鑽進一大塊薄雲裏，突然找一個縫兒露出半個臉，偷窺了大地一下，立刻又縮回去，像小三禿子捉迷藏。大地上的一切都仰着頭看他，像要找個機會把他抓住。風兒徐徐的吹來，到不像很

風

旋

久沒有下雨的夏天。

「看這幾天西南風改成東南風，大概要下雨吧，唉……」村里的人都這樣說，口氣似乎是在焦急中失望了，因為麥子已經不能收，大莊稼種上的直皺眉，沒種的心里有點着慌。可是，小三禿子和小三丫頭他們不管這些。

小三禿子一個人坐着有些發暈，他也不知道現在是不是早晨。迷迷糊糊却做了一個小夢兒，夢見小三丫頭的爸爸回來了，在東村頭小廟前頭，他背着個鼓鼓囊囊的大錢袋子直發笑，小三禿子有點害怕，他總記得小三丫頭的爸爸是死啦，現在是鬼，但是小三丫頭的爸爸一把抓住他說：「我出去好幾年，想不到你都長這麼大啦，小三丫頭也好吧？我今天回來啦，這裡是錢，都是錢，哎，我背得累了，這個大錢袋子……」小三禿子總覺得不對頭兒，想跑腿沒有勁兒，小三丫頭的爸爸慢慢把錢袋子打開，小三禿子看見裏頭滿是死人的白骨頭，立刻把他吓醒了。看見張財主的大狗在不慌不忙的啃他的臉，他要哭，又怕狗

風

旋

咬他一口。

狗看見他醒來，哼哼兩聲便走去，他揉揉眼睛，渾身都有點發僵，扒着籬笆縫兒往裏看看，正趕小三丫頭像乾藤棍兒似的嘞嘞嘞嘞的跑出來，他剛一回頭兒又看見他的爸爸『磨尖兒鑽』往裏去，差一點和小三丫頭在籬笆拐角兒的地方碰上，小三丫頭叫一聲大叔，但是他沒有看見小三禿子。

小三丫頭衝着小三禿子一眨把眼兒。

三、

太陽不知道什麼時候整個的跑出來，蟬叫起來，聲音混合着陽光塞進大地每一個角落裏，這是白天，白天是乾的，是熱的，弄得人們嘴唇起皮子。

小三丫頭拉着小三禿子的手，輕輕的貼着牆根走到窗根底下，敲着，像一對小兔子支起了耳朵。

「唔，不要鬧……嘿……」

風

旋

「我問你小三了頭的爸爸什麼時候回來？說呀……」

「……」大地窒息得臉紅了，小三禿子想起了剛才的夢。他剛要開口問她，她用手捂住他的嘴。

突然，他們倆個打了一個寒噤，小三禿子的爸爸很快的從屋裏跑出來，他們倆想把身子從窗台鑽進炕洞裏，但是小三禿子的爸爸已經看見了他們，過來提起了起三禿子就往外走。三禿子縮着身子像個糞穢子，沒有一滴眼淚。

糞

三了頭媽媽拿着掃帚從屋裏跑出來，抓着三了頭髮，拍拍的打着屁股蛋子，像個瘋子。三了頭覺得真痛，於是哭了，哭得很傷心。半天。

瘋

「……爸爸，爸，爸……」三了頭一喊，彷彿她爸爸真的回家來了，媽媽似乎覺得一陣心酸，於是放開了手。

三了頭哭着爬起來，她也覺得很奇怪，於是，她想到爸爸比媽媽

野。

第二天。

早晨，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漸漸逐打開了夜幕，小三丫頭抱柴燒柴，媽媽在鍋裏煮粥，其實，每天都是這樣，媽媽沒有搗亂鍋，把粥煮糊了，於是她很生氣的又提起三丫頭的頭髮，打一頓掬灰把，並且喊：

「你這個小該死的，天天燒火，怎麼今天把他燒糊了，心裏想着什麼哪？啊？……」

「唔——唔——唔——」

「從今天起，以後不准和小子們一塊玩兒，你當你還小哪，我已經都給你說好婆家啦，要娶啦，還什麼也不會，一天瘋瘋癲癲，吓人家罵你們家大人的德行，小短命鬼兒，小短命鬼兒，我看你還清處瘋跑野視去不，看你還去不去，看你還去不去……」媽媽又狠狠的打了兩下子。小三丫頭沒覺得怎麼樣，因為這差不多是天天事。不過說找好了婆家了今天是頭一次。

太陽鑽進了雲朵裏，但，很快的又鑽出來。

五、

中午。

陽光像火針般的刺着每一個人的毛孔，像要剔出裏面的血汗兒，爲熱而燃燒，燒成一把把小三禿子夢見的乾骨頭。大地上蓋着的一層綠色，漸漸變得枯黃了，他們不是自己老了，是被熱氣蒸發了，蒸得他們沒有勇氣，不，沒有力量再抬起頭來。

在東村頭的小廟前頭，有兩棵非常高大的槐樹，平常遮下來的影子能很舒服的坐好着幾十人，這裏是全村的大集合所，是各方消息收集所，也是各種新聞發出所。有好人，有壞人，有大人，有小孩……。說說笑笑，他們拿別人的事情來開心。

可是近來，樹下變得像一片深秋的大地，談天的，乘涼的，賣瓜的，一天比一天減少；尤其是今天，在這里坐着搗着蒲扇的只有兩個胖子，一個四十多歲的男的，一個是三十多的女的和小三禿子小三了。

風

旋

頭和兩三個孩子，彷彿別的人都偷偷的在家里吃着憂鬱，焦急，苦痛着。

天無論怎樣也不落一滴雨。

只有熱氣薰着每一個人的心。

孩子們拾着槐葉梗兒，一根根的弄得挺整齊，笑着，說着，打着，鬧着，他們預備編草帽，椅子，小船，蠅氈，青蛙，子子，蝴蝶，小人兒，小雀兒……。彷彿要造起另一個小世界來。

「小三禿子，來，我給你編一個新鮮玩兒藝兒……」小三丫頭拾了兩大把，笑嘻嘻的坐在一旁說。

「啊？……」三禿子覺得拾得太少，他沒就過去，他是男孩子，要比女孩子拾得多。

「來呀，我的够咱們倆個人玩兒的了……」三丫頭喊。

「……」小三禿子沒有言語，低着頭一邊拾着一旁走到三丫頭旁邊坐下。

風

旋

「你猜我會編什麼新鮮玩兒？！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「菩薩……」三丫頭很得意的望望他。

「菩薩？……」三禿子怔了怔。

「怎麼？你以為我不會嗎？……」

「不，……」

「那怎麼回事兒？」

「我聽說菩薩是不準瞎說的，胡說他會夜裏去捏你腦袋。」

「……！」三丫頭沒言語，她默默的開始編。三禿子也默默的開始編。

從小廟背後颳來一個小旋風，像個小矮鬼兒。

小三丫頭打了個寒噤，她說：

「咱們看誰編得快。」

「好，……」

風

旋

他們倆默默的，動着四隻小手兒，編着神仙和什物。太陽把樹影子慢慢的往東挪動着。

六、

很快，他們倆個一起編完了。

「你看我這像嗎？」三丫頭笑着說，彷彿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「什麼??」三禿子舉着自己的問。

「菩薩……」

「不像，不像，喂，你先看我這像嗎？」三禿子說。

「什麼??」三丫頭問。

「小巴狗兒……」

「不像不像……」三丫頭使勁搖着頭。

「啊??」他倆個同時喊起來，像都剛從夢中醒來。

「我這菩薩像小巴狗。」

「我的小巴狗像菩薩。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他們倆都笑了，其餘在旁邊坐着的人也隨聲附合的笑起來。

樹影子又往東挪動挪動。

七、

天氣太熱了，在這極度的熱裏誰也覺得不好再忍受下去，他們渴望着大地上變成清涼的小溪，甚至他們願意下大雨，長大水淹沒了一切而得到一點涼快。

小三了頭和小三禿子想喝井底裏的涼水，想把自己的心洗一洗。

彷彿又怕染上成年人的色彩。

於是他倆跑到村南的井沿上，爬下來望着水裏自己的影子，突然小三了頭覺得水裏自己影子的臉上有塊青色，立刻她感到那地方痛她想起和日子一邊多的挨打，比日子還多上好幾倍的巴掌落在自己的臉上，她知道臉是很小的，就是身體也是很小的，於是她傷心了，看見那水到是平靜的，井底到是涼爽的。抬起頭來望望三禿子。

風

旋

「你看我臉上有塊青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三秃子不在意的說，他只想把井底的水都裝進自己肚子裏。

「我覺得這地方痛，很痛……」她似乎在自語着。

小三秃子站起來去找柳濯。

小三了頭越看自己的影子臉上越有塊青，她往前又探探身子，想仔細的看一下，想用手去摸摸自己的傷痕，她又往前探了探身，天邊一個旋風，像天柱般移過來，衝着小三了頭的背後。很快，很快，像要捲走了大地上的一切，想使大地滅亡了。

然而，誰也不怎麼怕。

可是，當三秃子在小三了頭對面往井放柳濯時，旋風到了，到了，三秃子爬在井邊蒙上了眼，世界有了大變動，似乎是菩薩怒了。

「——咚——」

旋風過去了，三秃子睜開了眼睛，世界變了，果然變了。——

三了頭沒有了，四外沒有，井水上只有幾個小紋。三禿子睜圓了眼睛跑到處去喊，但，沒有回聲。他像個小瘋子似的跑回家去。

一陣旋風颳過去，世界變了。

八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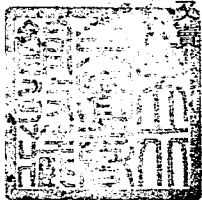
三了頭的媽媽聽說了，她怔了怔，立刻像瘋子似的跑到三禿子家里，去找『磨尖兒鑼。』

「怎麼，我的孩子掉在井裏，一定是三禿子這孩子推的，不行，『磨尖兒鑼』，我非死在你這裏，你害了我，你孩子害了我的孩子，我……我……」三了頭媽媽急的，氣的她坐在地上死過去了，大夥把她搬過來，她死氣白裂的抽了一口氣。

「唔——唔——唔——」她不說一句話，哼哼的哭了。這聲音在炎熱裏像很大的一塊塊的冰塊。

「小小子兒，坐廟台兒，摔個筋斗揀個小錢兒，又打油兒，又賣鹽兒，又娶媳婦兒，又過年兒。」小小禿子坐在門坎上唱。

四二，六，一六，北京，



風

旋

把肚子割開而已。所謂之後記，不如說給我自個兒一刀，但是，不是割脖子，只是成這個紅的腸子，不是綠的肺，白的肝，黑的心流了一坨，找了幾塊嫩的弄一下這大慘案。最前面的獻辭假如大家看着有點亂，那才是恰到的好處。裏面的幾篇排起來也沒有什麼次序，大概前面的多，近乎兒童的描述，以後是少年，青年這個理由誰恐怕想得出。

着有點進步的，但是好東西，作者真不敢開口，近來有幾篇自己看中國文壇怎樣的荒涼，我又未能插在這裏，只好以後再等機會，反正無論成也是諸位朋友的鼓勵與幫忙，我僅為不辜負他們的熱望，把這點不成東西的西星獻出來。

小東底上成起我寫東西的時間來很短，而且創作又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在子東的話：『怕人看，大膽，大膽，不過，也不能遠大，但這樣長，拿出來又有什麼關係，又了』

記後

鐵

證

想進去得僱貝爾，都是左近的老街房，誰還不知道誰？於是我才敢稍把前進的大軍在這里安營下寨，此次戰，爭如能在自己這方面微猱凱歌得勝，實不能忘掉了我們軍事『吳用』的力量。

什麼，我曾經寫信給朋友說：『怎麼沒有人送我一幅挽聯？』朋友沒說，是令古來希的人也應當回頭，只想爲自己說兩句話，也不管他是不是所謂之『勞騷』。

不三不四，記得起初寫東西不是這個德行，大半受新感覺派的影响，弄得遮着了臉，以後不知道這尾巴又怎樣去掉了。

篇直後，接着我便喜歡太戈爾的詩，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，張天翼的短篇，我說我還很幼稚，希望領學先輩人士，多多指教，銘感甚甚。

告一段落，待再開審，必至告大白。

最後，先向獻星，願視二兄道謝。

另外再，特別的謝謝世文兄，崇智兄。

一九四二，九，九通州。

後記

藝術與生活出版社的業務

藝生月刊

藝術與生活月刊為獨創一格的藝術綜合刊物，現出版已二年有餘，十二月出版為第三十一期，每冊四毛五，半年二元五，全年五元（由一月一日起每冊五毛，半年三元，全年五元五。）內容：美術，音樂，木刻攝影，戲劇，電影，文藝等。

藝生文藝叢書

摘果錄	五元	婉君戲曲集	六角
生涯	六角	蘋菓集	六角
尋夢者	一元二	虹橋集	六角
童年彩色版	一元四	友情	一元五
藝生創作文庫			
盜甲山	六角	同心集	一元五
同心二集	一元五角	鳳凰嶺	一元二

代發雜誌

大風月刊——係濟南出版已十八期，內容文藝甚多，印刷精良，為不可多得之刊物，現由本社在北京代為發售，每冊四角，半年二元，全年四元。
華北銀錢畫報——係天津出版，為三日刊，內容注重照片，有美術，戲劇，電影，木刻，文學，婦女等部門，趣味異常，用官帛印刷，每期僅售一角二分，每月十期一元一角，現由本社代為發行中。

藝生叢書明年度計劃

正月鐵馬 定價七角 預約六角

陸兒作 新詩集

二月山霧

黃軍作 短篇小說集

三月童話集

顧視作

四月世界文人軼事

王冷輯

五月漫畫選集

藝生漫畫名作選

六月希臘彫史刻

戴蕃預作

請注意定價及預約時期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
藝生創作文庫之四·藝生出版書籍之十一

不 准 翻 印

鳳 凰 嶺

一元二角

紅 雪 著

燕 術 與 生 活 社
北 京 西 直 門 後 廣 平 路 四 十 號

出 版
發 行

袁 笑 星

編 輯
發 行

和 平 印 書 局

印 刷

本 市 各 書 局 經 售
濟 南 華 北 書 局
張 家 口 華 北 書 局
東 山 華 北 書 局
哈 爾 濱 華 北 書 局
天 津 華 北 書 局
大 連 華 北 書 局
滿 洲 華 北 書 局
青 島 華 北 書 局
東 京 華 北 書 局
內 山 華 北 書 局

代 理 處
新 華 書 局
民 華 書 局
新 民 書 局
民 衆 書 局
民 權 書 局
民 生 書 局
民 衆 書 局
民 權 書 局
民 生 書 局

